

古时驿路与今南同蒲铁路几近叠合,自明起便是南通秦蜀、北达幽燕的国设大驿或大陆路所在。明徽商黄汴《天下水陆路程》载:“太原府。八十里同戈驿,徐沟县。五十里贾令驿,祁县。六十里洪善驿,平遥县。西八十里至汾州汾阳驿。南七十里义棠驿,介休县。七十里瑞石驿,三十五里仁义驿,并属灵石县。六十里霍州霍山驿。八十里普闻驿,洪洞县。六十里平阳府临汾县建雄驿。五十里蒙城驿,五十里侯马驿,并属曲沃县。七十里涑川驿,闻喜县。九十里泓芝驿,安邑县。八十里樊桥驿,临晋县。八十里蒲州。西六十里渡黄河,至陕西潼关。”

清咸丰元年(1851),倭仁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,正月初二日其携家眷自京城出发,七月初三抵达,行程一百六十天。于二月初一,自平定县槐树铺入山西境,二月十九日,从风陵渡入陕西界,历时十九天,行程一一写入日记。1927年1月,在京教书的吴宓寒假回陕西泾阳老家过年,于1月11日至20日路经山西境内,所见所闻,也写入日记。二人所行路线重叠,只是前后相距近八十年。

倭记云:“二月初一日,槐树铺尖(五十里),入山西界。过西、北两天门,柏井驿宿(三十里)……初二日,平定州宿(五十里)。平定,汉上艾地。石门口峭石壁立,松柏幽秀,数日经过中最佳之境。性爱山居,遥望白云深处,树影炊烟,人家如画,神移久之。”吴记(1月11日)云:“晨七时,上正太火车,三等(至榆次,三元六角)。七时五十分开车。车行甚速,且一切整洁而有秩序。山西境内,田畴整治,城垣壮丽,野无盗贼,途少乞丐。……下午三时,抵山西榆次县。宿天泰公栈。外出至林间居夕餐,早寝。雇定人力车,由此至绛州,凡五六日,车费六元五角。”

正太一线,山势突兀,孤峰回绝,崎岖山路,颠簸前行。倭仁没有朝发夕至的便捷,铁路开通于五十六年后的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。二月初一人境,初六才到榆次,宿徐沟。吴宓抵达榆次时为下午三时,雇用人力车后,隔日宿祁县城外,“其店甚劣。偕诸君入祁县城,觅饭店,几中煤毒。归店,八人共一炕,去炉火,勉强寝”。倭仁则是翌日祁县尖,平遥宿。“初八日,张兰尖(三十五里),介休宿(四十五里)。介休,晋弥牟邑,随会食采于此。过郭有道故宅,想见隐不违亲,贞不绝俗,党锢之祸,独能超然无累,其德实有大过人者。宅今为禅院,汉槐



平定娘子关

一株,枝叶葱郁不凋,殆先生之灵有以呵护之欤? 绵山在县南四十里,以介子推隐此,又名介山。介邑自汉以后,代产名贤。林宗德望,潞国勋名,尤足增光邑乘。”其中的“晋弥牟邑”,指春秋时晋国大夫司马弥牟的采食之邑在境内的郛县,郭有道故宅,实为墓,毁于今,汉槐也伐。吴宓1月13日介休县城外宿,住通义栈,二日晨出发时,大雪,遂作诗一首:“未能匝地琼瑶尽,又见漫天碎玉飞。沟细路平车络绎,穹青野白树周围。羊肠峻孤须推挽,清磬深山欲息机。奇景豁心忘历日,大行雪拥缓行归。”

时至下午一时半,以雪大,不能行,灵石外城宿。诗云:“行途忽近韩侯岭,何处难寻国士桥。吊古怀人同怅惘,空山密雪甚萧条。崖含煤质蓄财富,冰覆泉流泻水遥。野店荒邮灵石县,欲行不得度今宵。”倭仁也宿于灵石,“初九日,两渡尖(五十里)。过汾水,遥望绵山,冈峦起伏,绵亘数百里。其中必有佳境,惜无暇躋登临,步介子之田寻其隐处耳。车行岩上,沿汾水而南。峡束川流,路随嶂转。俯瞰平沙,浅渚点点。一行白鹭,在烟云变灭间。远树斜阳,渔舟晚渡,绝妙一幅画图。灵石宿(三十里)。灵石本介休地,隋文帝幸太原,傍汾河开道,获巨石,有文曰‘大道永吉’,以为瑞,遂置县焉。石在北门河神庙,高六七尺,非铁非石,扣之有声。文剥蚀不可辨,云能避水,一名瑞石”。

吴宓晨发灵石后,张家店早尖,南关镇午尖,霍州夕尖,各留诗一首,怀古念旧,描述景致。倭仁则于“初十日,过韩侯岭。岭极高峻,上有淮阴侯墓,墓前有祠。因思功名之际,诚不易居。然君

路经山西 前后相距近八十年——

两则相叠的旅行日记

介子平

子见几,不俟终日。侯诚如少伯泛湖、留侯避谷,进退岂不绰绰哉? 太史公所云‘学道谦逊,不伐不矜’,自是探本之论。仁义镇尖(四十里),唐高祖破刘武周,屯兵于此。霍州宿(六十里),霍即《禹贡》岳阳。十一日,仍沿汾水行。赵城尖(五十里)。周穆王封造父之地。过国士桥,匾曰‘豫让遗迹’。让与程婴、杵臼同为晋人,皆能忠于所事,诚足愧天下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。洪洞宿(三十里)。城北为明兵部尚书韩忠定公故里。公名

连载

文,字贯道,历事三朝,以忠爱为主,直声壮节,丕振中外。刘晦庵尝曰:‘国家养士百四十年,只养得个韩贯道耳。’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城南有皋陶祠”。

吴宓在洪洞县则见一台,匾曰“单父遗迹”,当日宿平阳府城内。倭仁也在此宿歇,“唐帝都,气温土沃,号繁庶。河东盐课所萃,民用因之,富饶迄今。拜帝尧之神祠,茅茨犹在;访苍颉之旧迹,鸟篆可观。西望姑射,如见冰雪之姿;北溯汾流,不忘神禹之绩。读《蟋蟀》《山枢》诸什,忧深思远,犹有陶唐氏之遗风焉。汉卫、霍、张敞、尹翁归皆平阳人”。

吴宓从平阳府出发后,宿曲沃县。倭仁则宿侯马驿,侯马为曲沃所辖一镇,第二天宿闻喜,“闻喜本曲沃地,汉武帝幸此,闻破南粤而喜,故名。此邦为贤士大夫渊薮,魏晋以后,代有传人。唐裴、宋赵,其尤著也。丰公为奸人倾陷,资志以没。临卒,自题铭旌曰:‘身骑箕尾归天上,气作山河壮本朝。’读之,懔懔有生气(双牌楼村石坊,南北相向。裴坊镌‘勋高中夏’,赵坊镌‘气作山河’)。城南为裴、赵故里,名英贤里”。吴宓一行也曾宿闻喜,之后宿东镇,宿运城。倭仁则尖东镇,宿寺坡底,“在蒲州城东五里。蒲,虞帝都,中条、首阳、历山皆在境内,有明杨襄毅公博故里碑。自思任重致远,惟恃此身,安肆日偷,何以干事? 不才奉天子命,出守西羌,薄德寡能,弗克负荷,计可以驰驱万里者,惟有谨身寡欲,使精神日益强固,智虑日益浚发,以期仰报君亲。此事矢之于心,不可忘也;笔之于册,不可欺也。特记。樊城宿。十九日,可合尖(五十里。入陕西界)”。吴宓发运城后,解州午尖,宿虞乡城外,之后,过风陵渡入陕西界。

2月11日,春节过后,吴自陕西入境,原路返回。13日到运城后,改乘汽车。16日“五时,先至山西大学(南门内)。次至三圣庵六号访张籛(贯三),谈时许。……是日为元宵节日。晚与唐君沿桥头街一带游玩,甚热闹。学生提灯会,高呼打倒军阀、庆祝北伐胜利等等”,遂吟诗道:“斜指吟鞭首义门,上邦风物待瞻存。雄才爱读虬髯传,艳迹堪寻花月痕。”首义门为民国太原城第一地标,曾名倾一时。倭仁在叶尔羌帮办任上长达十年,任满回京时,再未走原路。

坚持日记者,不愿费措辞于他人,因无从寄放,而孤独于心,倭、吴二人皆有此倾向。清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十月二十六日,曾国藩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:“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,每日有日课册。一日之中,一念之差,一事之失,一言一默,皆笔之于书,书皆楷字。三月则订一本,自乙未年起,今三十本矣。尽其慎独之严,虽妄念偶动,必即时克治,而著之于书,故所卖之书,句句皆切身之要药。”吴宓事无巨细,详尽备至于日记,除却逸失部分,1998年,三联书店竟整理出版了厚厚的二十卷。二人日记各有所长,倭仁长在详录,因位列命官,一路有当地官绅郊迎陪同烧冷灶,游山玩水,兴致自高,本人也以文见长。乡邦掌故,盖随听随记,未必是固有知识。吴宓属赶路私行,没有旁骛参观的空隙,却不乏吟诗感慨之作。旅行日记无外述政事、纪民情、辨风俗、详见闻,因走马观花,浮光掠影,文字难免处于浅表,虽如此,《倭艮峰先生日记》《吴宓日记》已为难得史料。



洪洞飞虹塔 本版绘图:萧 刚

章诒和说到她父亲章伯钧当年住的院子,说是有79个房间。她父亲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,傅作义是同时任命的水利部长,论名分,傅作义比章伯钧还要高些,傅作义可以估计出那个院子有多大了。有这么个大院子住,北京市政府对这位女英雄真可以说是敬重有加了。有人或许会说,政府对你两口子够好的,你们怎么老和政府叫板呢,一圈旧城墙,几个城门楼子,拆就拆了吧。士为知己者死嘛。不能这么说,这正是他们的高尚之处,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地方。生活再好,待遇再高,我也要坚守我的信念。反过来说,正因为政府对我们这么好,我们才要犯颜极谏,才要陈明利害!

我梳理了一下,共有三

次。

第一次是在1952年8月,北京市召集的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,具体是8月11日到25日(会议的全部时间)中间的某一天,议题是讨论拆除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。地点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。会场上没有固定座位,运去大批软椅让代表们坐,为了出入方便,留下了几条通道。梁思成没有来,林徽因代表梁思成发言,林一上台,就以她雄辩的口才问各位代表:台下的椅子为什么要这样摆? 还不是为了交通方便! 如果说北京从明代遗留下来的城墙妨碍交通,多开几个城门不就解决了? 她的看法在代表中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,因为当时天安门前东西两座“三座门”,即长安右门和长安左门,对来往车辆和行人实在太不

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方便,每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几起车与车相撞,或者车与人相撞的事故,市委、市政府早已决心先把这两座“三座门”迁移,施工力量都准备好了,单等代表会议一举手通过,就立即动手。现在叫林徽因这

么一搅和,当时的市长彭真,考虑到这天会场上代表们的情绪太大,怕一时很难通过,便示意立即停止会议,召开代表中的党员开会,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的决定,表决时都要举手同意。代表中的党员代表居多,再开会时,就顺利通过了。这样,一夜之间,两座“三座门”就从北京地面上消失了。

第二次是在一次宴会上。时间是1953年夏天,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先生,还有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,到了北京。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,在骑河楼欧美同学会设宴请客,梁林二位来了,还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来了。都是考古与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,吴晗是历史学家,也算是考古界的人吧,宴饮间主

要谈的是文物保护工作。郑振铎说,推土机一开动,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,就此寿终正寝了。当时林徽因的感情一下子冲动了,指着吴晗的鼻子,大声谴责,因为她的肺腑已到晚期,嗓音都失常了。然而从神情与气氛上看,真是句句中肯,声声深情。这是陈从周在一篇文章中写的。他没有写林当时说了什么,另一位建筑学家吴良镛在一篇文章中说了,说林曾与北京市某领导起过争论,从时间上说,应当是一回事。吴的文章中说,林徽因当时对这位北京市的领导人说:“你们把真古董拆了,将来要懊悔的,即使把它恢复起来,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。”

第三次是1953年8月20日,地点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。

随笔